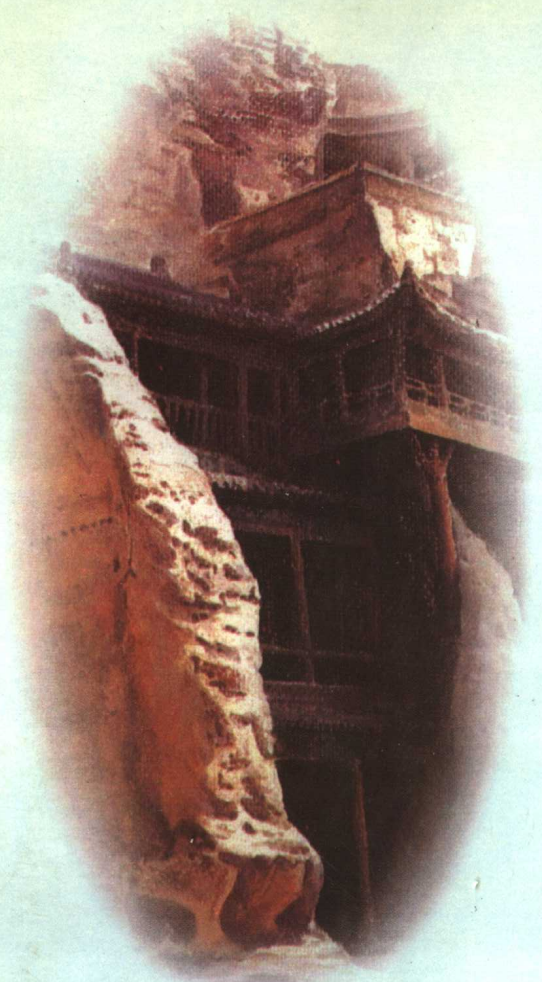


46

吹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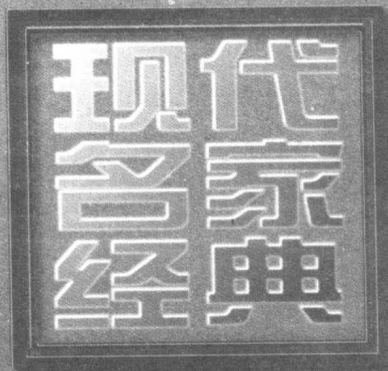
冯 至 著
新世纪出版社

42.346
F2

吹箫人

冯 至著

45B—3



名誉主编：冰 心 萧 乾
主 编：傅光明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645-3/I·185

定价(全八册):7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

现代名家经典

(第四辑)

赠 品

吹箫人

画梦录

都市的忧郁

上海的狐步舞

童年的悲哀

节 妇

凤凰涅槃

叶圣陶 著

冯 至 著

何其芳 著

艾 芜 著

穆时英 著

鲁 彦 著

彭家煌 著

郭沫若 著

名誉主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光明

ISBN 7-5405-1645-3



9 787540 516451 >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本 册: 9.60 元

编 者 的 话

《现代名家经典》已是第四辑了。

第一、二、三辑出版以来，无论其编选内容，还是其印刷、装帧质量，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这令我们甚感欣慰，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

依照前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1949 年之间。本辑选取的郭沫若、叶圣陶、冯至、何其芳、鲁彦、艾芜、穆时英、彭家煌等八位作家，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骁将，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家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应该说，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1

前 言

冯至是一位著名诗人，曾被鲁迅先生赞为二三十年代“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主持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机构——社科院外文所二十多年，为中外文学艺术的研究与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冯先生于1905年出生在河北涿县。1921年入北京大学，深受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诗歌的影响，开始了新诗创作。1923年参加上海的浅草社，在《浅草季刊》上发表诗和散文。1925年参与发起沉钟社，编印《沉钟周刊》，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不久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30年至1935年，冯先生在德国的

柏林和海岱山留学，主要研究德国哲学、文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的知名大学任教。1964年始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1993年病逝。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十年诗抄》，散文集《山水》、《东欧杂记》。此外还有不少论文集、译作和人物传记。

要在十几万字篇幅里基本展示冯先生作为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文学成就，实在是困难的事。思虑再三，编者确定从散文、随笔和诗歌三个侧面选取冯先生1949年以前的部分精品。

散文和随笔近年被许多人合并在一起了，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编者以为，就冯先生的作品来看，散文所述对象多是山水人情，虽不乏洞见哲思，但感性因素重些，如《山水》集里的诸篇；随笔作品则以知性、理性见长，虽然文辞优美流畅，但闪现的是冯先生作为博学、睿智的学者的风采，如《认真》、《读书人的风尚》、《传统与“颓废的宫殿”》等。至于冯先生早年的诗歌创作，更能凸现其抒情诗人的独异个性——诗人把复杂细腻的情感融进生动典雅的意象和婉约清丽的语言之中，产生一种浓郁、瑰丽的诗情，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为之沉迷，也使半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流连忘返，啧啧称叹。尤其是他的叙事诗，溶抒情于叙事之中，情节迭宕，旋律幽婉，《吹箫人》、《蚕马》诸篇，迄今鲜见超越者。

艺术珍品绝不怕时间的淘洗——当我们捧读冯先生五十年前的作品，会欣然赞同这一句箴言。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郁亦南 1
----------	-------

散 文

C君的来访	1
赤塔以西	5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10
怀爱西卡卜	15
罗迦诺的乡村	21
在赣江上	27

一棵老树	32
一个消逝了的乡村	38
人的高歌	43
山村的墓碣	50
动物园	53
忆平乐	60
给臧克家信悼朱自清先生	64
忆朱自清先生	67

随 笔

认真	70
空洞的话	75
一个希望	78
忘形	81
读书界的风尚	85
传统与“颓毁的宫殿”	90
界限	95
自慰	98
外乡人与读书人	100
替将来的考据家担心	103
小学教科书	106
问与答	109
诗与事实	112
“这中间”	115
阿果尼	119

目 录

3

简单.....	122
教育.....	126
八月十日灯下所记.....	129
纪念死者.....	133
沙龙.....	136
决断.....	140
里尔克.....	145
工作而等待.....	151
论历史的教训.....	158

诗 歌

问.....	163
满天星光.....	165
• 夜深了.....	167
歌女.....	169
小艇.....	171
怀.....	172
初夏杂句.....	174
警者的暗示.....	177
宴席上.....	178
秋千架上.....	182
春的歌.....	183
我是一条小河.....	185
一颗明珠.....	187
狂风中.....	188

现代名家经典·冯至卷

4

窗外·····	190
蛇·····	192
工作·····	194
在海水浴场·····	196
在郊原·····	199
“最后之歌”·····	201
吹箫人·····	205
帷幔·····	214
蚕马·····	222
寺门之前·····	229
我们准备着·····	237
威尼斯·····	239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241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	243

C 君的来访

眼看着暑假又要过去一半，不禁想起去年此际的 C 君来访了。

C 君是我中学的同学，在同学中仅仅剩下的一个唯一的朋友。六七年来他忘不了我，隔两三个月总有一封信寄来，述说他的生活并问及我的近况。后来竟接到他从南京天文台上来信，说是要利用暑假之便重访这久经阔别的故都，并没有什么事务，只是想减轻一些情感上的负担。——不单是这封信上，过去他也时常这样说：在那座古老的城圈里从儿时直到青年期的种种的痕迹想起来是怎样地亲切，是怎样地比外边的任何事物都要亲切呀。

同时，我也不能安宁了。我怎样去接待这位经过长久别离的老友呢。他还是十几岁时彼此什么话都说的中学同学吗？可是成了一个生疏的青年的天文学者？——无论怎样，我需要见他面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就是夜里都有时从梦见 C 君的梦里醒来，终于盼到 C 君说是要到我的学校里来访问我的那一天了。我在院中树荫下走来走去，顺着二门往外一望，心想 C 君不久就会从这里出现，——那费人寻思的 C 君，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数年来我们好像都分头走着两条各不相谋的黑暗小道，虽说中途也有时略通消息，但其中所经过的隐微是彼此谁也不能深知的。今天想不到我们竟会相遇了。

我的心情真是复杂了，当我最后叫一声他的名字，握住他的手的时候。

“你更高了。”这是他见我面时的第一句话。这使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心中欢喜。

走进屋里，他把我的一丈立方的小屋端详了一番，坐下说：

“北平的生活真是清静，就是你的小屋也好像是很舒适呢。”

“夜里耗子过于搅扰了。”

“比人总该好得多吧。”他从裤袋里取出一枝烟来，我看着他吸烟的神情，我相信这位老朋友是有了一些“哲学”了。

“C，你几时吸上了烟？”

“同酒是一个时候。在秦淮河畔喝醉了酒，夜里被一辆洋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颠簸簸地拉回到天文台，那是

常有的事。”

C 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青年时却是很寂寞地过着。我陡然想起佐藤春夫的某一篇文章：离开了示巴女王的某君不是躲在楼上仰观星宿吗？

“朋友，你的话说得我怪是凄凉的。但一转想，我也觉得现在人生的惟一妙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上穷碧落是研究天文，下黄泉是弄地质。这两件事都同‘人’不大发生关系，你整天在自己的小世界内挖一挖龙的骨头，或是拿望远镜望一望天上的星宿，那是不会有人管你的，你也落得把生命在一种近乎奇险的生活里消磨掉。我真羡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科学家，我只恨我当初不该念了几本文学书，满脑子里装了些空疏的概念，处处不能忘情，弄得尾大难掉，拖泥带水，想找一座清静的天文台看一看空中的奇象是不可能了。”

“我们的天文台又何尝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呢，至今还没有一架仪器哩。”

C 君说完这句话，似乎觉得我这小屋也不很舒适了，站起来说：“一同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吧。”

走到公园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把他的眼光注射在公园里的种种上面，不知从那上边温习了旧，可还是发现了新。他不住地吸烟，口角之间表露出辛尼克的微笑，他说：

“如今我们都能安安详详地坐在这里吸烟喝茶，谈些闲天，总算是有了‘进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中学时候对于一切是怎样地矫枉过直。出门因为不肯坐人力车总是步行，谈话时除了学术上或是社会上的问题外从来不

知什么是谈天，公园一年未必来上几回；我从前对于旧礼俗的反抗曾经使全体的亲友目为败子，——如今呢，我这次回来，他们却都同样地欢迎我，赞美我，说我比从前‘进步’了。说真的，我也实在比从前‘进步’了，烟也吸上了，酒也喝了，从前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做的事如今先是委曲求全、后是司空见惯地也都做过了，朋友，你说，我是‘进步’了吧？从他们的口中赢得了‘进步’两个字，这真是我此次北来的意外收获。至于我这次的目的，却不在此。我是太想念北平了，我想同它再见一次面，为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至于什么故宫啊、汤山啊、八达岭啊，我都没到过，我这次也想郑重地拜访一番。作一个总结，再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日了。”

C君还不到三十岁，怎么就有了这样的心情呢。我把话岔开，我说：

“你看，月亮升上来了，风怪凉的，我们一同喝杯啤酒吧。”

第二天，我们就分开了，各人的黑暗的小路还不得不继续着去走吧。眼看又是一年，自己是怎样走的都不能认识清楚，C君的我当然更是茫然了。只想起他那次的来访像是一幅淡色的画，一首低音的歌，在我的夏季候吹来了一缕秋风。

一九三〇年七月